

长征路上的松潘战役

○ 夏宇立

四川松潘,扼控川甘边的战略要地。松潘古称松州,唐贞观年间,大唐和吐蕃在此激战,最终促成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民族联姻。20世纪30年代,红军长征中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前后,也在这里与堵截的国民党军发生了一场大血战。这场作战的特殊性在于:一方面,它是长征期间不多见的大规模、长时间的血战,又是最恶劣环境中的一场超极限恶战,双方伤亡巨大,国民党军损失上万,红军也有数千人阵亡,但最终战役失利;另一方面,它遭长期尘封,官方史书要么回避其事实,要么扭曲其面目,又使这段悲壮战争历史迷雾重重。

松潘战役的背景和过程

1935年3月下旬,为了策应和迎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,原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,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,进入嘉陵江以西的嘉陵江、涪江流域,解放县城九座。4月底发起土门战役,通过北川河谷西进岷江流域。5月下旬,进入茂县、汶川、理番(今理县)等地的红四方面军,一面迅速派出部队南下前往雅安大渡河方向迎接中央红军,一面在北川、茂县、汶川等地防御川军攻势,同时继续北向松潘胡宗南部进击。

6月8日,红30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的南下迎接部队占领懋功(今小金)。12日,其先头部队于达维以南夹金山下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。得到两军胜利会师喜讯,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、徐向前、陈昌浩致电中央,报告当面敌情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位置,提出当前任务请中央决定,表示正以“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”。(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·长征时期》第51页)

16日,即将翻越夹金山的中共中央和中革

军委领导人朱德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,首次提出川陕甘方针,“今后我一、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,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,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”。(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·长征时期》第58页)

这时,红四方面军一部正在与松潘及附近的胡宗南部激战,徐向前、陈昌浩不断从岷江两岸开辟战场,投入更多兵力,同时,也急切盼望战役总方针尽快下达。

2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,确定了川陕甘方针。中革军委于28日作出了松潘战役部署,规定一、四方面军兵分左、中、右三路,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。左路军共16个团,由林彪率领,“经卓克基、壤口(或大藏寺)、噶曲河、色既坝,向两河口前进”;中路由10个团组成,由徐向前率领,“经马塘、壤口、墨洼、洞坪,向黄胜关前进”;右路由12个团组成,由陈昌浩率领,“主力经黑水、芦花,支队(4个团)经小姓沟,均向松潘城前进”。另由8个团,组成岷江支队,由王树声率领,其中4个团于岷江东岸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,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,并吸引胡宗南部南向。由4个团组成懋功支队,由何畏率领,掩护北进作战和巩固后方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39~540页)

29日,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《松潘战役计划》,红一、四方面军随即分路北上。当日,率红一军团进至马塘的林彪致电军委,报告前方路况“大概系草地,且路太远”,而“黑水、芦花、毛儿盖居民甚多,距松潘二百里,由该处可直攻松潘”。林彪表示,明日“向黑水、芦花前进”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44页)林彪的意见,获得了军委的批准。

四方面军向黑水、芦花(芦花为黑水县城所在地)进军途中,遭遇到了严重障碍。黑水河两

岸,高山峡谷,崎岖难行,前方又被胡宗南部和藏族反动上层武装所控占的石碛楼、瓦布梁子据点所阻,打开通道的激战在持续进行。

7月6日,徐向前、陈昌浩、王树声分别率红四方面军部队,从理番、茂县和平夷堡地区出发,向松潘前进。8日,经过历时半个月激战,敌据点石碛楼、瓦布梁子终于攻克。当日12时,张国焘致电朱德、周恩来:“石碛楼、瓦布梁子都已打开”,“已令沿江部队速取此捷路北上,靠近八十八师、一军团行动”。(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·长征时期》第83页)

10日,红一、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,围攻敌胡宗南部李日基营。14日,李先念率领红30军第267、268团,与左权率领的红一军团第4团在哈龙、小羊角塘地区与来援之敌胡宗南部5个团激战,红军哈龙阵地失守。16日夜,李先念指挥红30军第265团等部夜袭哈龙之敌,敌狼狈逃窜,红军再占哈龙。当日,毛儿盖守敌大部被歼。

18日,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,并规定“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,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、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”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85页)19日,中革军委制定了《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》,重新调整了进攻松潘的兵力部署。

21日,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,徐向前兼任总指挥,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,叶剑英任参谋长。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军团番号,统一改称军。同时,重新决定了松潘战役兵力区分及部署:一、以4军之4个团组成右支队,许世友为司令,王建安为政委。二、以1军之第1、2师,30军之第88、89师,共12个团组成第一纵队,林彪为司令员,聂荣臻为政委。三、以31军之4个团,4军第11师、9军第25师各2个团,共8个团组成第二纵队,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。四、以3军之4个团,30军之第90师2个团,4军之3个团,共9个团组成第三纵队(后续策应兵团),彭德怀为司令员,杨尚昆为政委。五、以9军之5个团,5军、32军及30军262团,共9个团组成第四纵队(向阿坝前进左支队),司令员倪志亮,副司令员董振堂,政委周纯全。六、以31军第91师之3个团及第33军,共6个团组成第五纵队(侧

后箝制掩护部队),詹才芳为司令员兼政委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90~591页)

24日,前敌指挥部到达毛儿盖,立即指挥“以多路突击的办法攻打松潘”。第一纵队的四方面军部队第88、89师在李先念率领下猛攻松潘外围。许世友右支队打得最好,不仅打通了小姓沟、红土坡与哈龙的联系,同时,从西南方向猛攻,夺取了松潘西面重要据点牦牛沟,进逼胡宗南松潘城外西南山头防守阵地。“但是,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,胡敌兵力众多,凭碉固守,我军火力不行,不论正面突击或是迂回攻击,均难奏效”。(徐向前:《历史的回顾》第436页)

这时,红军许多部队已断粮,特别是王树声第二纵队,该部本是进攻松潘的主力之一,它集中了四方面军3个军的精锐,但是,由于原在岷江以东长期激战,其中第11师两个团和31军一部,刚从北川、安县交界的千佛山等阵地撤出,那边后方已无粮供给,每人只带两三天的干粮,过江后又少有粮食补充,在前进至毛儿盖路上,粮食已吃尽,不少人饿死在进军路途。

28日,朱德、张国焘致电“徐、陈”:“粮太困难,主要二纵队无粮,不能跟一纵并进”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94页)31日,“朱、张”致电前线首长:“因缺粮及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灭敌,现正计划改变部署”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95页)接着,中央和军委决定改为实施《夏洮战役计划》,标志着松潘战役告一段落。

这就是松潘战役的背景和大致过程。

松潘战役的错误说法应该纠正

关于松潘战役失利原因,这样一个说法几乎已成“定论”:7月10日“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至芦花地区”时,“胡宗南部还未完成集结”,但张国焘“却以‘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’未解决为由,按兵不动”。“7月18日,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。此后,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”。而此时,“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,薛岳部也正向胡宗南部靠拢。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、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。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,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

上”。(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》编写组: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》第一卷,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~379页)

这一说法与历史严重不符。不过,只要摆出相关的两个时间,它就会不攻自破。

第一,胡宗南部何时到达松潘?真是7月18日后“完成集结”的吗?胡宗南部到达松潘并开始布防的时间是5月下旬,胡宗南本人到达松潘,并在松潘及其附近完善防御体系增加后备兵力是6月下旬,这既是历史事实,又有敌我双方大量的历史文电作证。6月21日,蒋介石给胡宗南手令有言:“宗南吾弟勋鉴,近日想已到达松潘”。(《红军长征·参考资料》第585页)6月12日,张国焘致中央电:“松潘胡宗南部约十二团,正与我在镇江关激战”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485页)同日,徐向前代笔的“张、徐、陈”向中央的报告,更为具体详尽地介绍了胡部在松潘的部署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486页)6月19日,张国焘、徐向前致中央电中,又一次详细地介绍了胡敌在松潘情况。(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·长征时期》第62页)更为重要的是,6月29日中革军委《松潘战役计划》中也清楚地指明了松潘敌情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46页)尤其不可忽视的事实是,从5月下旬起,红四方面军在松潘城及其周围与胡敌长期激战,怎么能说“胡宗南部还未完成集结”呢?不错,进入7月下旬后,胡宗南根据战况变化,将松潘部署作了一些调整,兵力向松潘城厢收缩,但是,这与“完成集结”是一个概念吗?

第二,红四方面军主力何时开始北上行动的?真是7月18日前“按兵不动”,18日张国焘当上了红军总政委后,“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”的吗?事实是绝妙的回答。6月29日松潘战役命令发布时,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全部,第9军大部,第4、31、33军各一部已经进入岷江以西,并立即遵军委命令向北推进,其中第30军主力即是最早进至毛儿盖的先锋部队之一;另有第4、31、33军大部,第9军一部还在岷江以东,阻击近20万川军,并沿岷江向北松潘方向攻击。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,东岸部队要过岷江以西北上,只有三条路:一是从松平沟向小姓沟,但中间先有叠溪海子阻隔,找船只困难,前面还有岩窝寨地震塌方区,极为难行,一天过不了

一个团,并且前方战场地域狭窄,摆不下主力。二是绕道经理番、马塘,这条路要远出六七百里。三是溯黑水河西进,这条路近,但前面被石碉楼和瓦布梁子等地敌据点所阻扼。早在6月下旬,四方面军为打通此路即已投入重兵,7月8日,敌据点终于被攻克。攻克据点两天前的7月6日,在岷江以西理番的徐向前和在岷江以东茂县的陈昌浩、平夷堡的王树声,分头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出发。(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》第459页)为什么7月6日才出动?除了因上述前进黑水、芦花的道路尚未打开原因外,也有岷江东不可早收的原因。两河口会议后,松潘战役各路部队分拨已定,可是,不出两天,军委采纳林彪意见,放弃左路和中路行进路线,命令三路人马全挤向右路黑水、芦花,西面马塘至壤口以西没有控制,前头部队还未进入毛儿盖,岷江以西地域狭小,徐、陈认为“现我左翼马塘方面部队未运动好,东方似不便大收”(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·长征时期》第80页)徐、陈的考虑和处置是正确的。试想,如果正在岷江东岸艰苦阻击近20万川军猛攻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立即撤收,川军大军从背后压来,会是一种什么状况?至7月12日,岷江东岸部队十七八个团除留2个团于东岸攻击松潘阵地外,其余都渡过了岷江北进。为什么12日才渡过?因为东岸部队离渡口一般二三百里,有的还更远。从出动到渡江点需要几天时间。这里也有陈昌浩7月14日向军委的详细报告电:“岷东大部十二号晚渡河推进,小部尽力支持靖夷”。此电中,陈昌浩还十分详尽地报告了各团进至岷江以西地点、指挥关系、联络方式、下一步行动等等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80~581页)这些都表明,所谓“按兵不动”的说法绝非事实。并且,就在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中,还可以找出很多令这一说法站不住脚的材料。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的编者和这一说法的作者本属一个单位,应该说这些材料都看过,可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偏偏要这样说呢?

此外,还有一个说法,松潘战役“不能实现”,是因为“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,不执行军委计划”。(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: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(1921-1949)上册,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页。)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。事实

是红四方面军(包括张国焘)并不害怕胡宗南,恰恰相反,比较起来,还更喜欢与胡宗南交战。这是因为,第一,胡部战斗力强,与强敌作战,更能表现革命英雄主义,当时红军高度提倡它;第二,胡部武器装备好,弹药多,跟它打,自己的装备立刻就能改善,这是精神物质双丰收。所以四方面军各部队都抢着上,这就是当时的客观情况。而胡宗南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对手,从1932年起,一直不离左右,敌我长期交锋,结果是红四方面军胜多败少。



矗立在古城松潘附近高山上的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,将永远伴随着松潘战役中倒下的数千英灵。

红四方面军不惧怕同胡宗南部作战,并且,就在松潘及其周围与它进行了长时间的大规模血战。从5月中旬起,红4军第10、12师,红9军第25师主力,红30军第90师,红31军第93师,红33军第98师等,都紧咬着胡部激战,并一直没有离开血战的战场,其中第10、12师与胡部血战了两个多月,从茂县城外一直打到松潘城下,在松潘城下两进两出。后来松潘战役发起后,红四方面军投入的部队更多。时任胡宗南师部军需员的石德安目睹了松潘之战,他回忆说:“胡部各线不支,向松潘溃退,曾在松潘南的白塔山发生两日夜的激烈争夺战。胡宗南在危急中,组织了人数约为一个营的敢死队,以第四团副团长徐保为队长,才稳住了白塔山战斗。松潘四面皆山,白塔山最为险峻,此山一失,松潘即不能守,因此胡军以死争之。”“当时的情况极为紧张,尤其较场坝、毛牛沟丁德隆旅失利后,松潘最为危急。”(《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——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》上册,第406页)。正是红四方面军的无比英勇顽强,以至连对手国民党军都不得不赞叹红军处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,“还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,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”。(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·附卷》,第623页)红军的英勇顽强和它的强大的战斗力,又是以它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换来的。红12师副师长项志平、红30团团长丁先华、红36团团长李香恒和红294团团长余立贵等,都牺牲在松潘战役中。松潘战役极为激烈残酷,红军有多大伤亡,至今没有发现统计数字,一些参战的老红军告诉我,估计牺牲的有四五千,笔者从多方搜索,认为这一数字可信。这么多的红军战士在松潘前线,为争

取中共党和红军的光明前途挺身而出,与胡部血战捐躯,然而,在官方的红军军史上却并没有这场大血战的记载。不仅如此,在中共严肃的党史上,竟然出现如此“害怕说”,实恐怕地下英烈灵魂难安。笔者有幸访问了许多松潘战役的亲历者,他们在追述历史怀念战友时,也对党史、军史上这一错误说法强烈不满。

松潘战役失利原因何在

松潘战役失利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?其实,当年战役的指挥者心里都明白,并已经形成了共识,而混淆颠倒则是鼓吹“路线斗争”、“斗争哲学”以后。松潘战役终止的第二天,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新制定的《夏洮战役计划》里即清楚明白地写道:“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,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,颇失时机。”(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·长征时期》第95页)这里,除了由于仍在战场,敌方胡宗南兵力优势之原因不便道出外,其他主要原因已经回答得再清楚不过了。下面笔者试图系统而简略地做一梳理。

第一,兵力及作战条件上红军处于明显劣势。驻守松潘及其附近地域的胡宗南第一师,以及受其指挥的3个师2个旅,共28个团约6万兵力,对比会合后的一、四方面军总兵力来说,不占优势。但是,红军除了对付胡宗南,还得分兵抵御近20万川军,以及藏族反动上层武装,因而必然处于劣势。胡宗南部素称国民党军的“最精锐”,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,它员额充足,装备

最好,火力最强,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,一个营另有一个重机枪连,各种火炮齐备,还有空军支援,各级军官几乎全是黄埔生,部队训练有素。胡宗南又早于红军占领松潘,得先机之利。松潘为一座古城,城池坚固,坐落于岷江岸边,四面高山耸峙,周围深山峡谷,河流纵列。胡宗南充分利用险要地形,遍筑坚固工事。红军虽以野战、运动战见长,但夺松潘打攻坚战,既无火炮又无炸药,要消灭胡宗南部,夺取松潘,显然很困难。另外,红军的粮食问题严重,比胡宗南困难得多。为了保证防守松潘部队的粮草供给,国民党方面专门组织了一支人数达五万余众的所谓“铁肩队”,专门从江油、平武等地向松潘运送。此外,胡宗南还从原驻地甘肃天水开辟了一条“松(潘)甘(肃)古道”运输线,又在漳腊修建了飞机场实行空运。因而,胡宗南的军粮即便不宽裕,也基本能保障。而红军则相反,只能就地筹集,强忍饥饿,并很快断粮,以致不得不终止松潘战役。

第二,战役预想和计划存有重大缺陷。6月26日,两河口会议决定了北上战略方针,然而,关于松潘战役,思路并不清晰。比如,周恩来报告说松潘战役,“只有采用运动战,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,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。为此,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,集中于中央军委。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,派六个团攻松潘,对岷江东岸佯攻”。(《周恩来年谱1898~1949》,第287页)毛泽东在发言中说:“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,我有20个团以上,是够的;如不与我打野战,守堡垒,就一定要打破驻点,牵制敌人。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。今天决定,明天即须行动。这里人口稀少,天冷衣食困难,应力争在6月突破,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。”(《毛泽东年谱1893~1949》上卷,第460~461页)

不难看出,不论是周恩来“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,派六个团攻松潘”,还是毛泽东“应力争在6月突破,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”,虽然有激情,但没有过硬的“棋子”,也太过理想化和简单化,实际上存有盲目轻敌情绪。这种情绪下诞生的战役预想和计划,怎么能不出现缺陷?缺陷表现在哪里呢?第一,没有预计到进军途中,川军的攻势和藏族反动武装的威胁。第二,没有预计到地形路况对进军的影响和战场环境对作战的制约。第

三,没有预计到严重的粮食困难。其实,发生这些问题,只要预想和计划周密,不是不可以解决的。问题在哪里呢?在于中央领导人初来乍到,不熟悉情况,也没有以更为宽容的心态接受合理性意见。论说,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先到此地,并且,红四方面军在进入之前,先期派出了多路人员前往侦察地形道路,调查社情民情,搜集各类情报,已有重大收获。所以,从情况的熟悉程度来说,先来的肯定要强过后来的。张国焘后来分裂红军,另立中央,成了中共的叛徒,犯下了罪恶,但是,这时还没有,他虽对军事不很内行,可他也有点特长,有一定经济头脑,也特别注重粮草和军事行动的关系。这方面,他的确考虑不少,也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建议,其中有的不尽合理,有的合理,比如,他先后提出四方面军在前面打,一方面军在后占领大金川和阿坝休息,作预备队,就有合理的成分,但并没有引起重视。计划有缺陷,必然会出现问题。就粮食来说,其重要性和紧迫性,在军委那里始终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。王树声第二纵队还未进入毛儿盖即断粮了,饿死了那么多人;而已经进至哈龙前线的林彪第一纵队也发生了缺粮问题,林彪被迫率领其中红1军离开战场转回小黑水流域筹粮,就是证明。

第三,战役部署和指挥发生严重紊乱。由于战役计划和决策存有缺陷,其部署也必然谈不上周密。松潘战役部署下达的当天,左路林彪来电,“判断”前方“大概系草地”,表示左路明日“向黑水、芦花前进”,走右路路线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44页)其实林彪的判断并不准确,一个月后王树声纵队走过那条路,证明能通行。这时(7月2日晚9时),四方面军领导人向军委建议,因“打胡主力准备由芦花、黑水进,但许多兵运动不便,亦展不开进,此方最好由四方面军任之”。“一方面军可以占阿坝一带,创造后方,暂休息补充,作四方面军预备队”。(《红军长征·文献》第555页)后来事实表明这个意见是合理的。可是,军委不予理会,相反采纳了林彪的意见,将刚刚发布的部署作了根本改动,三路改成了一路。林彪过分顾及局部,侦察马虎了事,迁就了林彪,也体现了军委的轻率。正是这一部署改变,直接导致了后来因缺粮而战役终止。黑水山高谷深,雪峰皑皑,出产有

革命政权如何塑造“新人”

○ 程映虹

创造人类进化史上的“新智人”

俄国和古巴革命是 20 世纪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。从社会革命和人性改造的角度来看,这两次革命的终结目标并不只是建立新社会,而且也要塑造“新人”:一个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、通过思想改造所升华的、以“无私”为最根本特征的集体人格,并通过塑造“新人”去创造历史。20 世纪革命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一度有那么大的号召力,和这种宗教情绪的感召不无关系。1990 年,当冷战结束,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瓦解时,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·贝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探讨革命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。贝尔指出,要

回答激进主义革命为什么一度有那么大的吸引力,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,这就是“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世俗宗教”。

所谓“新人”就是这个创世纪神话的一部分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,这个“新人”不仅仅指人的精神和心理,而且在革命领袖那里确实具有生物演化的意义。上世纪 80 年代初苏联一本介绍“苏维埃人”的对外宣传手册正式提出“苏维埃人”是类演化史上智人(即现代人, *Homo sapiens*)的一个最高级的分支,从这个角度称“苏维埃人”是 *Homo sovieticus*,即人类演化史上最新的人种。它说从细胞演化到智人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,但“苏维埃人”的产生仅仅用了 60 年的时间。当然,这个最新最高级的人类新种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,而是革命政权的创造。

限,全境不足 3 万人。原松潘战役计划规定陈昌浩右路大部(8 个团)走黑水,现在突然改为几乎全军 50 多个团走黑水。这么多红军部队涌进,严重缺粮问题立刻显现。正如当年的亲历者所言:先到的吃豌豆尖,接着到的吃豌豆秆,后来到的吃豌豆根,最后到的什么也没得吃。缺粮情景可见一斑,造成前方部队还未运动到位,后方非战斗减员触目惊心。像这样不当部署和随意改变部署的远不止这一次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?原因是军委领导人对敌情、我情、地形、民情、气候等行动要素把握不够,特别是对作战主力红四方面军部队了解并不多,又因作战对象、环境条件决定,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基本是以师、团为战斗单位,总共 40 多个团分布在各个方面,指挥起来难度更大,但军委权力过分集中,也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,因而出现了弊端,部署不断变动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指挥紊乱,调动无章法。后来虽

然理顺了指挥关系,但木已成舟,部队断粮,松潘战役无法继续下去。

松潘战役没有达到消灭胡宗南夺取松潘的目的,主要原因是战役本身超出了红军能力的极限,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比拼,只要双方的任何一方谋略和决策不出现意外,那就只有凭实力来定胜负了,红军的实力远不如敌人,何况战役决策和部署存在一些缺陷。松潘战役能达到这种程度,造成胡宗南部大量伤亡,迫使它不敢主动出击,骚扰和截击红军主力部队通过草地北上,已经很不简单了。同时,红军在战役中表现的顽强作战意志,既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阻截红军北上信心,又为即将到来的包座大捷全歼胡宗南第 49 师,打开红军北上甘南通道,创造了条件。■

(作者为著名军史专家)

(责任编辑 杨继绳)